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谈24楼 / 王硕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399-3555-3

I. ①夜…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52859号

上架建议: 畅销书·悬疑小说

夜谈24楼

作 者: 王 硕

责任编辑: 刘 霁

选题策划: 博集天卷·张应娜

特约编辑: 李艳静

封面设计: 熊 琮

版式设计: 风 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3555-3

定 价: 24.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王硕

著

夜谈

YET AN
ERSHISI
LOU
24
楼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夜谈 24楼

Yē Tán 24 Lóu

- 一楼 101 重叠之谜/006
- 一楼 102 在地板下/009
- 一楼 103 居家男人/012
- 二楼 201 卡车司机夜谈/017
- 二楼 203 波尔代热斯实验/020
- 三楼 301 女人似水/028
- 三楼 302 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035
- 四楼 401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039
- 四楼 403 夜游/042
- 五楼 502 神秘短信/047
- 五楼 503 蛹/051
- 六楼 601 芭比/056
- 六楼 602 亡灵汽车/059
- 七楼 701 灭犬行动/063
- 七楼 702 一声叹息/068
- 七楼 703 死亡之旅/069
- 八楼 801 咀嚼/078
- 八楼 803 神仙传/080
- 九楼 901 深夜访客/084

非安全出口
NON EXIT

目录 CONTENTS

- 九楼 902 第二面/088
九楼 903 梦的密室/092
十楼 1002 魔幻之旅/097
十楼 1003 卧榻/103
十一楼 1101 燃灯/108
十一楼 1102 生与死/111
十二楼 1201 驴皮影/115
十二楼 1203 命运谜团/119
十三楼 1301 入侵/126
十三楼 1302 耳虫/129
十四楼 1402 高塔逸闻/134
十四楼 1403 大魔王之匣/137
十五楼 1501 神奇彩妆/142
十五楼 1502 雨衣/145
十五楼 1503 候机大厅的男孩/149
十六楼 1601 生命之光/154
十六楼 1602 替身/161
十七楼 1701 我的邻居叫欢颜/172
十七楼 1703 气息/178



楔子

道听途说，莫问真假；假可成真，真亦作假。

现在是深夜 11 点 50 分，我离开写字台，靠近窗子。在这个月圆之夜，惨白的月光自楼顶上倾泻而下，大楼怪异的身影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孤单。我从窗帘后窥视窗外，外面一个人影都没有，可如果侧耳倾听，就会觉得树影婆娑之间似乎有许多人在窃窃私语。我退了一步，离开窗口。此时此刻，身居陋室之内的我似乎无比安全，可就在我闪过这个念头之后，刺耳的闹铃声在午夜空旷的房间内响起，似乎在恶作剧般地提醒我：我住在一幢神秘的大楼里，这里发生过无数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这些故事来自大楼邻居的口耳相传，有的就发生在大楼里，有的舞台则远在天边；有的是房客的亲身经历，有的则更像是以讹传讹的天方夜谭。它们的唯一共同点就是：诡异……

后续：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的第七个月，孙武和小吴驾车外出归来，在高速路上遭遇车祸，桑塔纳旅行轿钻入前方的大客车尾巴里，二人当场丧生。不知那神秘怪车和无头乘客是不是二人的冤魂正默默地寻找着回家的路，却在无意中穿越时空，遇到了七个月前的自己。假设二人当时停车，会发生怎样的情形，鬼魂会不会提醒他们未来的劫数……

102 在地板下

周游的老婆失踪后，他就独自一个人住在这套单元房中，平时深居简出，跟邻居基本上不说话。有一天我接到消息，说警方正在周游家调查，仿佛出了什么特别的情况，话没多说，我抓起录音笔就奔出报社。周游家门口围了一大圈人，我分开人群，见大门前已经拉起了黑黄相间的警戒线，向屋里望去，几个警察正站在一边嘀嘀咕咕，看着都挺面熟，里面的卧室里传来咚咚的声音，似乎正在施工。钻过警戒线，我装模作样地跟警察们点点头，飞快地亮了一下记者证，一个警察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理我，我竟然蒙混进来了……我想也没想，直奔卧室。

卧室的双人床被挪到角落，下面的地板砖被全部启开，一个工人站在中央用鹤嘴锄刨开了一个半人多高的大坑。老天，这是在干什么呢？暖气管道漏水？那也用不着挖这么大一个坑啊！忽然间我脑子中闪过一个念头：在寻找尸体？难道这传说中的事情被我碰到了吗？真是后悔没有带DV过来啊，不然那可是第一手资料，凑合着用手机拍几张吧，不过得小心别让警察看见……隔壁的书房中，周游脸色苍白地坐在椅子上，旁边还坐着一名正在

录口供的警察，那警察我倒真认识，刑警队王头儿。老王见我进屋，似乎一愣，估计没想到记者会出现，他刚想开口，我赶紧抢过话头：“王头儿，这？刑事案件？”老王：“不好说。其实是他自己报的案，你别给我瞎写啊！”他冲周游扬了扬下巴，“周先生，这是报社胡记者，把你的情况跟他说说吧。”周游抬起苍白的脸，注视着我，缓缓说道：“胡先生，这件事太离奇了……”

周游三周之前重新装修了房子，将原来的房间刷成了黄色，又重新铺上了地板砖。据他自己说，装修房子主要是想换换心情，一个人住老房子太压抑了。可就在装修之后，他就开始整宿做噩梦，梦见有人在床底下嚤嚤地哭泣，还用指甲挠床底板，“咯吱，咯吱……”仿佛马上就要爬上来。每天惊醒的时候，他都是一身的冷汗。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卧室里总弥漫着一种腐肉的味道，这更让人惊异，他到处寻找味道的源头，居然发现它就是从床铺的地下散发出来的。周游感到非常害怕，他从前经常从电影中看到，有人杀人之后为了防止别人发现尸体，就在自己的房子中挖坑藏尸，该不会是这个房子交工前发生过什么命案吧？周游这才拨通了110的电话。

我用力闻了闻，空气中果然有种烂肉的味道。房间里真的藏着尸体吗？既然刑警都来了，估计大家心里都有这种怀疑。这时候卧室里的一名警察叫道：“队长！”老王蹭地窜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卧室，我也紧随其后。

房间内的大坑又深了一些，工人已经停手，倚在坑内擦着汗，会不会已经……我悄悄地把手机攥在掌中，探头向坑内望去：两米见方的大坑里面空空如也……

我疑惑地看着王头儿。工人开口道：“王队长，都这么深了，下面不可能有东西。再深，除非下钻头。”王头儿在坑边上踱步，没说话，然后他飞身跳进了大坑，左右观察着。工人说得不错，气味是绝不会从这么深的地下透到地面上来的。看来这里面的确什么也没有。味道从何而来呢？王头儿在下面转了两圈，忽然很用力地吸了吸鼻子，说道：“不对！这下面没什么味道！”我凑近坑边闻了闻，的确，坑里只有潮湿的泥土气味，比起其他地方，腐烂的味道要浅得多。王头儿双手撑着坑沿儿跳出坑外，他走到那堆刨开的地板砖之前，蹲下身子，在地板砖之中翻找起来。

王头儿抽出一块地砖仔细看了看，放在地上叫道：“杨子，过来！”旁边那个年轻警察应声走过来，我也连忙凑了上去。我刚到跟前，只觉得一股

不，我不怪你们，虽然你们离开了我，但也给我留下了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比如无瑕的舌头、丽娜的眼睛、郑琳的牙齿……

“我会留下你纤细的手指作为唯一的留念。别害怕，不会很疼，一下就好了。你其余的部分都会成为美味的菜肴，被我吃进肚子。”我拿着刀一步步靠近菲雪。

我刚刚举起匕首，突然觉得腹部传来剧烈的疼痛。我吃惊地注视着菲雪，只见她仿佛换了个人，不慌不忙地从我小腹上抽下一把滴血的尖刀，然后再冷静地扎入我的胸膛。我像个毫无生命的稻草人一样跌倒在地，眼睛却还在看着她。与其说我脸上流露出的是恐惧，不如说是疑惑：“你到底？”

菲雪拔出刀，在我身体上悠闲地擦拭着血迹。她一点表情都没有，酷得像尊雕像：“我从海南出发，一路上杀过七个人，从老师到官员，什么人都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想从我这里得到点儿什么。可我能有什么呢？除了脸蛋儿，就是它了。”她把刀刃放在我脸庞上轻轻比划着，“不过，你这样的变态我还真是头一次遇到。”说完，她的刀狠狠划过了我的脖子。

“真希望我们能成为一对儿……”我想用这句话作为结束语，然而，只有鲜血从割开的喉咙里喷出。

我是一个爱好烹饪的人，煎炒烹炸样样不在话下；我还是一个顾家的男人，从不拈花惹草，一向洁身自好。然而唯一的遗憾，就是直到最后一刻也没能找到一个如意的女子和我白头偕老……



201 卡车司机夜谈

夜深人静的省道上，一辆满载货物的卡车飞奔着。由于地处荒郊野岭，一路上并没有什么过往车辆，路也算平直，所以这庞然大物居然也被开到了八十迈。驾驶室中乘坐了两个人：司机郑寰握着方向盘，睁着疲惫的双眼强打精神注视着前方道路；旁边坐着押车员兼后备司机大亮子。他们必须在第二天早晨将这满满一车货物送至另一座城市的港口。

郑寰腾出手来揉了揉眼睛，对一旁的押车员说道：“亮子，你还不抽空打个盹？别耗着了，到目的地还得有几个小时呢。”

亮子将车窗摇下一些，车外新鲜寒冷的空气顿时涌进车厢，他说：“叔，我不困，我还得给你看路呢。对了，你常年跑长途，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新鲜事儿啊，离奇古怪的故事什么的？”

郑寰想了想说：“有倒是有的，只是……”他仿佛不放心似地往窗外瞅了瞅，故弄玄虚地说：“只是不适合现在讲。”

亮子被吊了胃口，赶忙追问：“有啥不适合啊？”

郑寰神秘地看了他一眼：“有个吓人的灵异事件，你想听吗？”

亮子来了劲头：“想听想听，叔你赶紧说，我听着呢。”



“你能具体说说吗？别墅在哪儿，都有什么东西？”

“就在郊区的山里，不大。我1999年盖好了这栋房子，开始还住了一阵，后来慢慢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半夜走廊里会响起神秘的脚步声，外面会出现奇怪的敲门声，沉重的冰箱会一夜之间自己换了地方，餐椅有时候还会悬空而起……总之出现了很多很多令人费解的现象。后来我总结出一项规律：这些现象往往发生在月盈之夜。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些害怕，但后来就只有好奇，因为它并不伤人。我研究了波尔代热斯现象的很多案例，发现我房子里的情况处处符合。我非常想弄明白这其中的原因，心中也已经逐渐有了一些猜想。假如你们愿意前往的话，我很高兴为你们提供便利，并顺便证实一下我自己的猜想。”

“你的猜想是什么？你认为这种现象因何而生？”

“唔，反正与人的行为有关。你们到底来不来？”房主追问。

“我想想，好吧，我们去！”元香一口应承下来。

那人发来了别墅的路线图，与元香互留了手机号码，并告知他：3天后即是月圆之夜，请确定好行程之后尽快与他联系。

元香将这件事转告了延东和聂齐，他们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但冲动和好奇心最终战胜了理智，三人决定过去一探究竟。

时间一晃到了月圆之日，三人上路了。为了保险起见，三人特意将行程的路线和日程都通知了各自的朋友，聂齐还专门带上了一根撬棍以备不时之需。出发的时候，元香给房主打了电话，房主表示他因为有点事情当天不能过去，但他将备用钥匙的放置地点告诉了元香——就在房后柴房门口的砖头下面。

三人按照原计划出发，很快就来到了房主的别墅。那是山腰上依山而建的一栋建筑，看上去约有二百平米大小，建筑风格是简洁的现代式样，看得出设计者很有美学修养。

聂齐打量着房子，嘴里啧啧不停：“这房子闹鬼，真可惜！”

“不闹鬼人家能让咱们白来吗？先进去再说吧！”延东道。

元香绕到房后，在柴房门口的石头下摸到了一把钥匙，她把钥匙放在手里掂了掂，还蛮沉的。元香带领大家进入房间，陈腐的气息迎面而来。众人走到客厅里，阳光中到处是腾起的灰尘，客厅中央摆着一张巨大的橡木桌子

和六把椅子，桌上摆着咖啡壶，不知为何却没有咖啡杯。元香用手一摸，到处都是厚厚的尘土，看来还真是很久没人来了。

“你看那儿！”聂齐突然指着前方地面叫了一声。大家的目光齐刷刷望去，只见木质地板上有一行模糊的脚印，从桌子后一直延伸至楼梯下的一扇小门处。“那是谁踩的？”

“肯定不是我们，我们还没去过。”元香顺着脚印的方向来到小门前，门上着锁，却没有钥匙。

“也许灵异现象已经开始出现了。”延东小声道。

这时候元香的电话响了，是房主：“喂，你们到了没有？找到钥匙了？”

“找到了，已经进屋了。不过，楼梯下那扇小门是干什么用的？”

“那是通往地下室的门，地下室里有发电机，不然你们以为这房子的电从哪儿来？不过你们最好期待发电机里还有足够的燃油，不然你们就得在黑夜里度过一个晚上。我最早明天早上可以赶过去，到时候一定要给我描述一下你们的经历啊！发电机的开关在大门旁，跟总电源在一起。”

元香走过去拉动了电闸和电源开关，脚下传来了几声沉闷的咚咚声，随后房间里的灯亮了起来。

延东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楼下是厨房、客厅、卫生间和书房，楼上是几间客房。屋里因为没有人居住，也没有什么摆设。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都在一楼的书房里住，反正都带着睡袋呢。这样的话，一来不至于太分散，二来也不会太影响房间内的整体环境。

晚上，三人锁好大门，围着大桌子打了一会儿扑克便返回书房内。延东在客厅一角架设了一台摄像机，准备记录下任何可能出现的神秘事件。

三人在睡袋中窃窃私语。

延东：“外面都设置好了，咱们静候佳音吧。”

元香：“好刺激啊！你们说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聂齐：“不会！那房主不说了吗？闹归闹，‘它们’从不伤害人，再说我还有这个呢！”他把装着撬棍的背包朝自己身边拽了拽。

元香：“好，我宣布，实验正式开始。”“啪”，灯被熄灭了。

三人屏住呼吸静静等待，可除了窗外蚍蚍的叫声，屋里什么都没有发生。慢慢地，大家的眼皮子开始打架了……



“嘎吱，嘎吱……”不知过了多久，木头楼梯上传来了清晰而缓慢的声音，仿佛有人正缓缓从楼上走下。这声音在黑夜里如此清晰，大家一下子惊醒了。他们的心情有些复杂：紧张、惧怕，却又有些期待，就像在看恐怖电影！

那声音走到一楼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发出响声。就在大家感到奇怪的时候，橡木桌旁传来了椅子挪动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某人坐在了桌旁。平时胆子最大的聂齐沉不住气了，他小声咳嗽了一下，这下外面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大家拿出手电筒朝橡木桌照去，只见一只原本插入桌下的椅子被拉出了一截，然而周围却什么都没有。延东一跃而起走向客厅，元香和聂齐紧随其后。他们打开客厅的灯，发现除了椅子有被动过的迹象，别的一切正常。

“赶紧看看录像！”三人凑在摄像机旁注视着小小的LCD显示屏。由于机器架设在客房的对角线上，正好可以将大部分客厅收录眼底，唯一看不见的是屏幕左侧的楼梯。

开始还一切正常，快进了一会儿之后，摄像机的放音器里传来了“咯吱，咯吱”的声音。仔细分辨之后，他们发现声音就来自旁边的楼梯。大家屏住呼吸，等着看接下来的情景。屏幕中不再有声音，只有LCD点亮时那种微弱的电流声。

突然，一张惨白的面孔出现在了显示屏前，令猝不及防的三人大声尖叫起来：“呀！”

元香辨认出那是一张男人的面孔，但也仅限于此，因为他的面孔模模糊糊，似乎裹在一层半透明的白雾下面，依稀可以看见他的眼睛半睁着。他离镜头很近很近，不知道在观察什么。虽然说在夜视模式下任何人的脸色都是苍白的，但这张不甚清晰的面孔明显有异于常人，特别是那薄雾后面的眼神，更是令元香想起了死不瞑目者那种毫无生气的眼睛。

“真的是鬼魂啊！这么说，波尔代热斯现象到头来还是鬼魂作祟了！这个历史难题被我们揭开了。”聂齐倒是挺高兴。

“你急什么，还没完呢。影像并不一定就是鬼魂，再说鬼魂也是一种能量。”延东说道。

屏幕上，那个白色的身影离开摄像机，慢慢来到了橡木桌旁。元香注意到，除了脸，他的身体其他部位倒是都比较清晰，依稀可以看出是穿了一

突然，一切声音都消失了，房间里平静如常。就在大家感到稍稍有点放松的时候，厨房里传来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听起来是餐具被什么人碰到了地上。就在延东和聂齐回过头向厨房的方向张望的时候，一阵利器破空之声从厨房传来：“嗖！”

二人只觉得前方忽然闪动起一片金属光泽，还没来得及欣赏，元香早就杀猪般嚎叫起来：“躲开，快躲开！”

在呼啸声中，道道寒光已扑面而来，二人下意识地往两边一闪，身后的门板发出一阵乱响：“笃、笃、笃、笃……”

“菜、菜刀？”聂齐摸着后脑勺，瞪圆了眼珠子看着门板上多出来的七八柄各式各样的刀具，腿肚子开始不争气地转筋。

“老子拼了！”聂齐亮出了一直没离手的撬棍，开始在房间中大肆破坏起来。这样一闹，房间中再也没有其他事情发生。人们好容易劝住发狂的聂奇，才想起应该赶快给房主打个电话求救。

元香拿出手机拨通了房东的电话，奇怪的是，居然有铃声从楼梯下的小门中传来。元香一惊，赶紧挂断电话，小门中的铃声也几乎同时停止了。她犹豫着又按下重播键，门中再次铃音大作……

“这是怎么回事？”元香赶紧再次挂断电话，把手机攥在手中，茫然地看着大伙儿。

人们一齐把目光投向小门，聂奇说道：“我猜那个房东根本就在这房间里，这一切都是他在捣鬼，他就在那门中！”说完这句，聂齐走过去踢开了并不牢固的木门，三人拿着手电沿楼梯走入了地下室。

“等一下，那儿有什么东西？是个人！”延东提醒道。

聂齐朝手上吐了口吐沫，喊道：“嘿！你今天算是玩儿痛快了，看我不削死你！”他们慢慢靠拢过去。

那人转过身：“我要是你们就站在那里不会乱动，这地下室里可到处都是机关，嘿嘿……”

听了这句话，聂齐不由得停下脚步。延东正想用手电仔细照照那个人，光线却忽然黯淡下去：“可恶！在这个时候没电。”他用力甩了甩手电筒，然而灯泡还是无情地熄灭了。周围一下子暗了下来，只有身后远远的入口处传来一些微弱的光线。

来，似乎天地间的一切吵闹鬼都在此刻列队为三人送行。

事后，警方根据三人的报案线索调查了该栋房屋，证实地下室中的男尸确为房屋主人，并且确为自杀，而死亡时间是一年前。是地下室中适当的温度和湿度让尸体一直没有腐烂。

警方将三人擅闯民宅的事件列为“无意而为”，并没有深究。至于三人一再反映的“闹鬼现象”，警察是这样回答的：“回家打网游去吧，好吗？”

从警局出来，一直低头沉思的元香突然说道：“那家伙根本就是吵闹鬼本人啊！”

“嗯？什么？”延东与聂齐停下脚步。

“吵闹鬼，本身也叫‘促狭鬼’，专门以捉弄人为乐趣。那间房子里发生的一切现象都是房主本人的鬼魂在作祟，他自己制造出了全部超自然事件，然后推在我们头上，说我们产生了集体幻觉。主观意识影响了客观现实，其实全是扯淡。”

延东沉思良久，叹了口气：“不，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正是鬼怪本身的执着才造就了那些灵异现象。我是说，鬼怪执着于自己‘仍然活着’这一念头。从这种角度来说，房主的话也没有错，的确是他的主观思维才导致了那些现象的发生。也许对于他来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幻觉，只不过是恰巧进入了他的幻觉之中。”

说到这里，所有人都愣住了……

三 楼

Yē Tān 24 Lóu



301 女人似水

德信的车子碾过盘山路上的落叶，一路朝山顶飞驰而去。橘色阳光从远处照进车子内，显得残酷而浪漫。

“好美！”副驾驶上的女孩儿歪着头凝神看着窗外。那是个秀发披肩的漂亮女孩儿，容颜未加修饰，眼睛里透着清纯。

德信侧过头微笑着看了她一眼，然后腾出一只手将女孩额前的乌发拨到她的耳后：“宝贝，山顶上的景色更加迷人呢！”

女孩想了想：“你还是叫我‘秋水’吧，郑总。你喊我宝贝，让我想起了我爸爸！有点不自在呢。”

年近不惑的德信听了这话笑得更开心了：“你还叫郑总？忘了我跟你说的啦？呵呵，我会像长辈一样爱护你这个宝贝哦！”他说着将手放在了女孩的大腿上。

“不要啦，阿信，好好开车！”秋水轻轻推开了他。

“小妖精！”德信在心中说道，“等一下让你见识一下中年男人的实力，哼！”他这才将注意力重新放到路面上，专注地开起车来。

表面上看，德信有着成功的事业、和睦的家庭，但他在骨子里却是一个

她忽然问道。

“当然。”德信翻过身子看着她，但由于逆光，秋水看不清楚他的表情。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我？”秋水继续问。

“要说真话吗？”德信吸了一口烟，吐出烟圈。“你呀，长得特别像我初恋情人呢！”

“鬼才信你。”秋水撇撇嘴，
“你知道吗，我最喜欢你抽烟时心事重重的样子，像一个日本电影明星呢！”
“不过……”她突然换成了认真的口气，
“我知道你有家庭有事业，我不指望你能放弃所有东西跟我在一起，我只求你对我好，真心对我好，行吗？”

德信叹了口气，将秋水拥在怀中。良久，他才说：“出了那么多汗，口渴了吧？我给你倒杯水去。”

不一会儿，德信走回卧室，把手里端着的一只玻璃杯送到秋水面前。

秋水接过杯子想也没想就一饮而尽，之后便感到一阵困意袭来……

“哗！”秋水在兜头泼下的冷水的刺激下醒了过来，渐渐恢复了知觉。“怎么回事？我在哪儿？刚才发生了什么？”她的眼前逐渐清晰起来，见德信正似笑非笑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阿信！”她动了一下，发现自己竟然赤身裸体地被结结实实绑在一张铁质的椅子上，只要稍微一用力，绳索与肌肤的互相摩擦就会带来钻心的疼痛。秋水环顾四周，房间没有一扇窗户，散发着阴冷潮湿的味道。

“阿信，这到底怎么回事？”她叫起来。

“没什么，例行程序而已。”德信冷冷地说着，点燃一根香烟吸了起来。

“你弄疼我了！我不喜欢这样，赶紧放开我！”她吼着。

“放开，当然！”德信缓缓走到一旁的木桌旁边，打开了一只漆黑的塑料工具箱。他的手在工具箱中翻动着，不时传来金属碰撞的哗啦声。随后，他拿着一只长长的尖刀走回秋水面前。他将烟卷丢在地上用脚尖捻灭，将刀尖对准了秋水的身体，刀身泛着幽蓝的光芒，将他的半个面孔映在上面。他继续说，“但是，要在所有的程序都完成之后。”

秋水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眼泪几乎涌出她的眼眶，她看得出来，德信不像是在开玩笑。“饶了我吧，郑总，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别过来！”

302 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三楼中间的房子住着一户从南京搬来的曹姓人家，夫妇俩带着一个上初中的女儿。夫妻两人知书达理，对谁都客客气气，女儿呢，乖巧听话，白皙文静，非常可人。不过可能因为人生地不熟吧，从来没见过他家去过什么亲戚朋友。曹家夫妇工作都不错，算是中上等人家，他们不愁别的，就担心一点：女儿年纪正值花季，本来有几个要好的闺中密友，可这一搬家，换了全新的环境，在新学校里总也交不到情投意合的朋友。他俩担心孩子性格受到影响，没事总开导她：

“琳琳，在学校里要大方一点，主动跟别人说话，别等着别人找你。你开朗了，自然朋友就多了。”

“可我不知道说什么呀？她们都在谈什么韩国影星，你知道原来我跟筱丽几个小伙伴从来对韩流不感冒的……”

“那你多看看电视剧不就得了？你看现在这电视，一打开，全是韩国肥皂剧。”曹父一不留神说了真心话。曹母用手推推他：“别瞎说，我就爱看。”

琳琳冲他吐了吐舌头：“老爸你不懂，道不同不相与谋！”

“你个小机灵鬼儿，我还不懂这个了？怕什么呀，都是一样岁数的小丫头，什么韩流暖流的，多套套近乎，三五天就熟了。”曹父不以为然。

琳琳站起来把父母推出门外：“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要学习了，关门谢客！”

自打那次谈话以后，情况还真有所改观，过了没多久，曹琳就带回来一个年纪相仿的女孩儿。一进门，琳琳就嚷嚷上了：“爸妈！有贵客，你们看谁来了！”

曹父与曹母走到客厅，见到一个女孩儿躲在曹琳后面。女孩儿看上去和